

DOI:10.19479/j.2095-719x.2405320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研究

焦爱英¹, 耿 璠¹, 贾 童²

(1.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300384;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00)

摘要: 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对促进全域旅游资源的合理有序开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天津市蓟州区作为全域旅游示范区, 对其进行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尤为重要。研究从保障体系、产品服务、产业市场、产业链构建、产业运作、价值效益6个维度构建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模型, 运用AHP-粗糙集法确定指标权重, 并以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其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 天津市蓟州区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综合得分为75.32分, 产业发展处于近成熟期, 综合发展良好。依据综合评价结果探索制约全域旅游驱动下天津市蓟州区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产业市场, 进而提出加强政策规范引领、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完善市场监管机制、强化链式构建程度、明确产业运作发展战略等措施, 以期更好地推动天津市蓟州区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 全域旅游; 产业成熟度; AHP-粗糙集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19X(2024)05-0320-10

Research on the Maturity Evalu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Driven by Holistic Tourism

JIAO Aiyang¹, GENG Fan¹, JIA To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CU, Tianjin 300384,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Rural tourism industry maturity evaluation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rational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whole regio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olid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evaluate the maturity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Jizhou District of Tianjin as a demonstration area of whole-area tourism. The study constructs a rural tourism industry maturity evaluation model from six dimensions, namely, guarantee system, product service, industry market, industry cha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operation, and value benefit, determines the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s by using the AHP-rough set method, and carries ou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maturity of its rural tourism industry by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maturity in Jizhou District, Tianjin City is 75.32 points, and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is in the near-mature stage with goo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we explore that the main reason restric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Jizhou District, Tianjin under the drive of overall tourism is the industrial market, and then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Jizhou District, Tianjin by strengthening the policy standardization and leading, digging out the cultural resources in-depth, perfecting the market supervis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the degree of chain construction, and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dustrial operation.

Key words: global tourism; industry maturity; AHP-rough set metho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当前,我国旅游业迎来强劲复苏,《“十四五”旅游
业发展规划》和《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都提出全域旅游对于旅游逐渐迈向以产业为导向的
发展阶段具有重要意义,推进全域旅游成为旅游业落

收稿日期:2023-04-10;修订日期:2023-05-26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GL20-010)

作者简介:焦爱英(1969—),女,河北邯郸人,天津城建大学教授,博士。

实新发展理念的增長点和有效抓手。因此,以全域旅游驱动下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为抓手,能够有效促进县域经济和区域协调发展、提高乡村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探讨天津市蓟州区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的理论内涵及评价机制,对促进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是基于乡村旅游产业整体做出的综合性评价,与普通的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相比,其对资源整合、业态融合、区域协同的功能与作用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在提供新视角的同时丰富了乡村旅游产业化的研究谱系。在乡村旅游产业研究领域,国外学者多基于游客视角对乡村旅游产业市场进行研究与划分^[1-4];而国内学者主要聚焦于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产业融合发展与模式研究等方面^[5-10]。随着成熟度模型的不断深入研究与应用,学者逐渐将其应用到旅游产业研究领域,如冷少妃运用层次分析法等测算旅游产业集群品牌成熟度,分析品牌建设的影响因素^[11];朱颖祯通过界定旅游民宿产业成熟度发展的影响因素,构建出整个旅游民宿产业成熟度评价体系^[12]。尽管产业成熟度的研究已延伸扩展至多个领域,但目前尚未有关于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方面的研究。

天津市蓟州区旅游资源丰富,作为第一批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其以发展全域乡村旅游为核心,整合全区旅游资源,积极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当地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蓟州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蓟州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等系列政策,并颁布了《蓟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优化营商环境措施》等规范标准,以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及相关活动的规范化建设。鉴于此,本研究以天津市蓟州区乡村旅游产业为例,结合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的内涵特征,综合运用AHP-粗糙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指标交互作用下的综合权重;评价蓟州区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水平;厘清蓟州区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与转型升级的驱动路径,以期为推动新时期我国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1 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

1.1 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的内涵

“成熟度”是对事物发展水平及完善程度的评判,最早见于对软件能力的评估,随后应用到项目管理、产业体系等方面。2015年王礼恒院士首次提出产业成熟度概念,认为产业成熟度主要体现在产品与市场两方面,是对产业从起步开始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综合的、全面的、量化的衡量,直观地反映了产业现阶段发展的程度与存在的问题^[13]。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的概念是其在旅游领域的延伸应用。本研究认为,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是对自身产业发展程度和对乡村发展带动贡献程度两方面的综合衡量,其中,全域旅游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两方面对旅游产业起促进作用。通过文献整理,结合专家意见,笔者绘制出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理念内涵图(见图1)。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是对乡村旅游产业运作与产业链完善程度的衡量与体现,其成熟度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配套条件以及发展成效方面。

1.2 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全域旅游驱动下的产业成熟度衡量与传统产业成熟度有所区别,因此要结合全域旅游特征及政策文件要求,构建与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相适配的指标体系,为研究的真实可靠性提高保障与依据。

本研究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旅游体验价值共创理论^[14-16],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和特色性原则,结合对“十四五”规划、产业发展报告 and 实际发展情况的研究,依据全域旅游驱动构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成熟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最终确定保障体系、产品服务、产业市场、产业链构建、产业运作、价值效益6个方面为准则层指标。同时,在系统分析评价因子内涵的基础上,设计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共25个评价指标(见表1)。其中,全域旅游在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衡量方面主要体现在产业链构建、产业运作方面,其产业链构建不仅仅是不同业态之间的合作,也是区域与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不同村镇之间的旅游路线的开发打造、资源的共享共建、特色的共同打造等,同时产业运作方面也强调凸显全员的参与程度以及参与态度,其中包含当地居民的全员性、社会行业的覆盖性等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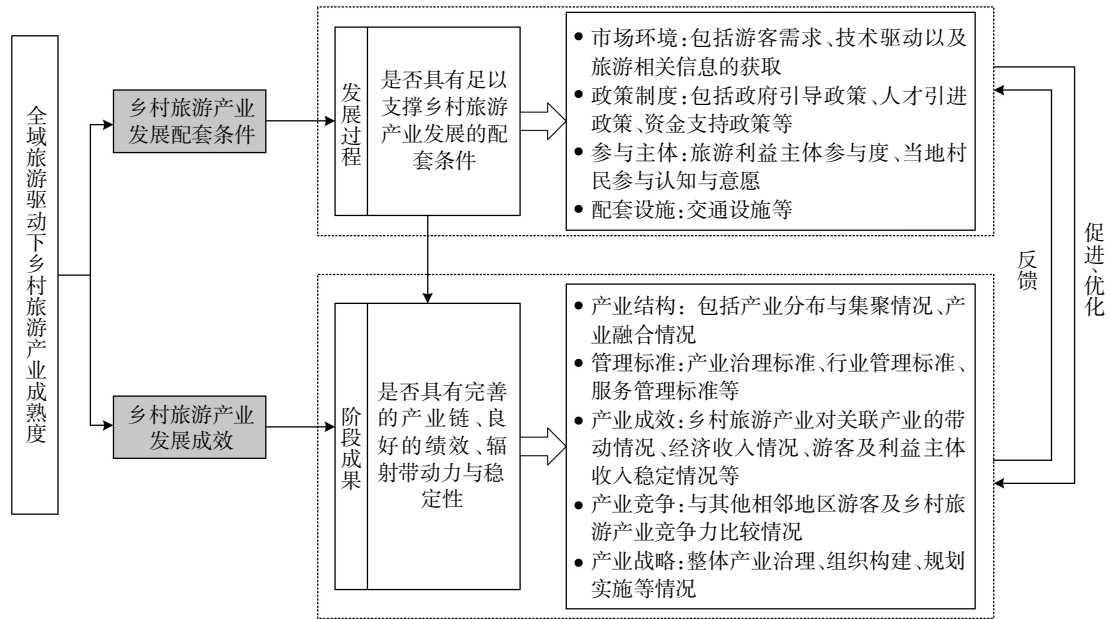


图 1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理念内涵

表 1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层含义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C)	保障体系 (c ₁)	政策健全程度	相关管理、责任明确制度以及监管政策健全程度
		政策支持程度	当地政府在人才、土地、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当地交通便捷程度以及乡村道路设施条件等
		公共服务完善程度	公共停车场、公共厕所、旅游标志以及智慧服务平台完善程度
		健康卫生服务	当地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便捷程度以及环境条件
	产品服务 (c ₂)	服务质量	当地乡村旅游产业相关机构、企业以及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与需求匹配程度
资源开发		当地旅游资源丰富程度以及开发程度	
特色打造		当地是否挖掘地方特色、形成地方品牌	
产业市场 (c ₃)	文化挖掘与保护	当地物质文化及非物质文化的挖掘与保护	
	市场环境	当地旅游相关业态发展环境稳定程度及规范程度	
产业链构建 (c ₄)	市场结构	当地旅游业态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程度	
	市场规模	当地业态集中程度以及相关企业规模与数量	
	市场竞争力	当地乡村旅游产业与同类相比的优势与竞争力	
	核心业态定位	根据当地特色及地区功能发展的核心业态	
产业运作 (c ₅)	资源加工程度	对农产品等旅游资源的再次加工或深加工	
	物流链构建程度	物流中心的构建程度以及物流便捷程度	
	上下游合作程度	乡村旅游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的稳定性与密切性	
价值效益 (c ₆)	区域协作程度	当地乡村旅游活动与临近地区的协同开发程度	
	主体参与程度	当地村民等主体的参与方式以及参与态度	
	产品创新程度	当地旅游产品是否具有创新力与新颖性	
	营销创新程度	利用数字营销等手段对旅游活动的宣传程度	
	社会价值	对当地村民就业以及生活等方面的影响程度	
	经济价值	对当地经济效益及发展的影响	
	环境价值	对当地自然生态及人居环境的改善及保护作用	
	文化价值	对当地文化开发、建设以及弘扬的影响程度	

2 研究方法

2.1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依据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特征

及成熟度指标体系,在全面考虑指标体系的客观性、实际贴切性以及容错性的前提下,选择粗糙集法与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分别进行计算,从而确定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指标最终权重(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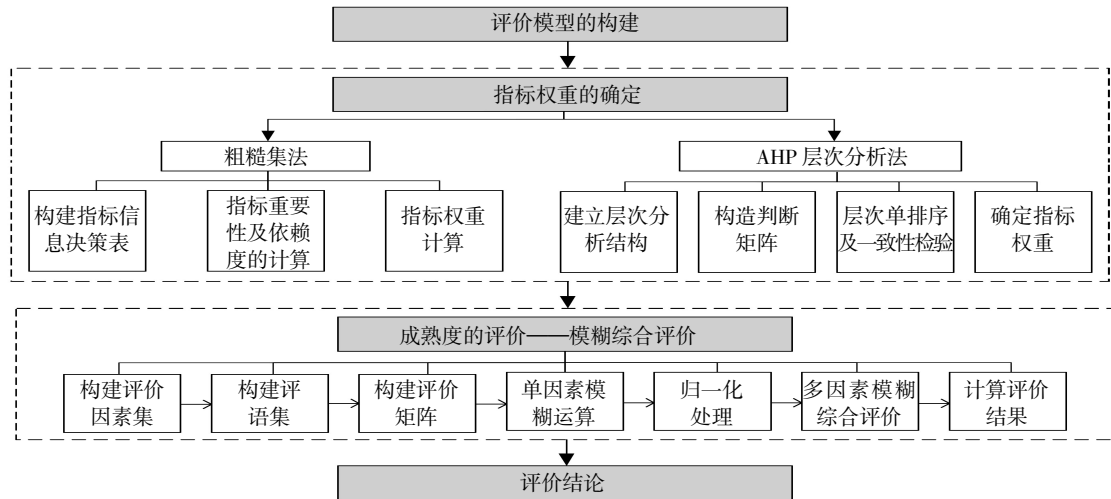


图2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模型

(1)基于粗糙集法确定指标权重.粗糙集法是在划定指标层级以及决策层次的基础上,保持层次不变,逐项删除单个指标,观察分析删除该指标后整体目标结果的变化程度,从而分析指标对整体结果的影响程度,以确定指标的重要程度及权重.由于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的评价信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够全面获取,因此借助粗糙集法确定其权重具有适用性.采用粗糙集法时,首先要构建指标信息决策表,然后依据信息决策表计算指标的重要性及依赖度,最后确定指标权重.

(2)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AHP法是将评价者的主观意识通过具体的数值形式表现出来后再进行加工,系统性很强,较为简洁、方便,尤其适合分析那些包含了大量不能定量计算只能定性描述相互关联和制约因素的复杂社会经济系统.采用AHP法时,首先要建立层次结构.本研究依据构建的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包含目标层、准则层及指标层的三级层次结构(见表1),并构造判断矩阵,在此基础上完成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最后确定指标权重.

(3)成熟度评价指标最终权重的确定.利用粗糙集法与层次分析法计算出的各指标权重分别体现了客观性和主观性方法下各指标所占的比例,为综合衡量客观数据与实际情况,需将两者相结合.本研究采

用加权平均法确定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指标的最终权重 ω_i' ,其计算公式为

$$\omega_i' = \alpha \omega_{\text{粗糙集}} + (1 - \alpha) \omega_{\text{层次分析}} \quad (1)$$

其中: α 取0.5.

2.2 评价标准的确定

乡村旅游产业由全域各旅游相关业态融合而成,是综合性产业,对其成熟度等级的划分必须遵循生命周期理论.由此可见,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是一个从起步探索、发展成长,到稳步巩固、滞长复苏的动态演变过程.根据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综合评价得分可以将其划分为探索期、发展期、近成熟期和成熟期四个发展阶段^[17](见表2).

表2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等级划分标准

评价得分	<30	30~60	60~90	90以上
评价标准	探索期	发展期	近成熟期	成熟期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本研究的“成熟度”是对全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完善程度的综合考量,其既包含全域性产业发展特征也包含全域性旅游地发展特征.因此,成熟度势必是对自身产业发展程度以及对乡村发展带动贡献程度两方面的综合衡量,具体包括保障体系、产品服务、产业市场、产业链构建、产业运行以及价值效益6个方面(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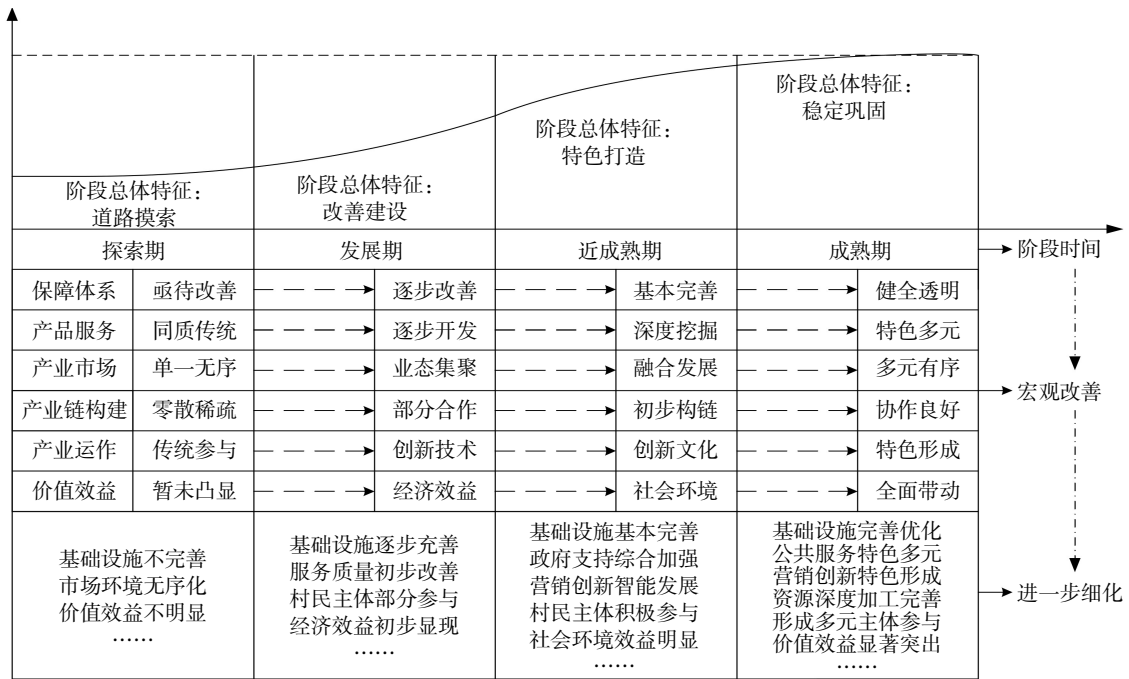


图3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等级特征

本研究依据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评价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的成熟度.该方法以模糊数学为基础,依托隶属度理论分析评价指标的隶属等级关系,将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最终通过计算整合为一个体现乡村旅游产业整体发展状况的评价值,以确定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成熟程度,对多指标综合评价的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等级评估具有适用性.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区域概况

天津市蓟州区西襟北京,南联天津,东临唐山,北靠承德,地势北高南低,包含山区、半山区、库区以及相对平原区.受地理位置影响,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从山区到平原分布逐渐减少,著名的乡村旅游景区以及资源主要集中在下营镇、官庄镇、渔阳镇、穿芳峪等地区,各地区拥有A级景区个数如图4a所示.在此背景下,各地区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有所不同:以下营镇、罗庄子镇等为主的山区充分挖掘梨木台等乡村旅游资源,形成集休闲、康养、娱乐、观光等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区;以穿芳峪为主的库区积极挖掘环湖生态资源,形成环湖生态旅游区;以官庄镇等为主的半山区,则以盘山为核心大力发展民宿,形成风景观光旅游区;其余平原地区以发展农业为主,形成农业观光旅游区(见图4b).

3.2 数据来源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服务的最终对象为游客,因此在产业成熟度方面游客具有明显的感知力.基于此,本研究以对蓟州区游客的问卷调查作为数据来源.调研时间在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1月28日,共发放问卷303份,回收有效问卷288份,有效回收率为95%.问卷整体的α系数为0.933,各维度信度都较好,且效度检验均处于可接受范围内,通过问卷信效度检验,可以继续评价分析.

3.3 评价结果

3.3.1 评价集合的确定

首先确定评价集合,本研究的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由6个准则层指标以及25个指标层指标组成(如表1所示).因此评价因素集 $F=(F_1$ 保障体系, F_2 产品服务, F_3 产业市场, F_4 产业链构建, F_5 产业运作, F_6 价值效益).

针对问卷调查以及蓟州区乡村旅游产业分析,将蓟州区全域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语集依次分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并采用百分制对其进行分值赋予,可得评语集 V 和评语等级向量 M .其中: $V=($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 $M=(20, 40, 60, 80, 100)^T$.

3.3.2 指标权重的确定

(1)基于粗糙集法确定指标权重.以 $\{C_1, C_2, C_3, C_4, C_5, C_6\}$ 作为条件属性集 C , 决策属性集 $D = \{d_1, d_2, d_3, d_4\}$, 邀请乡村旅游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工作人员对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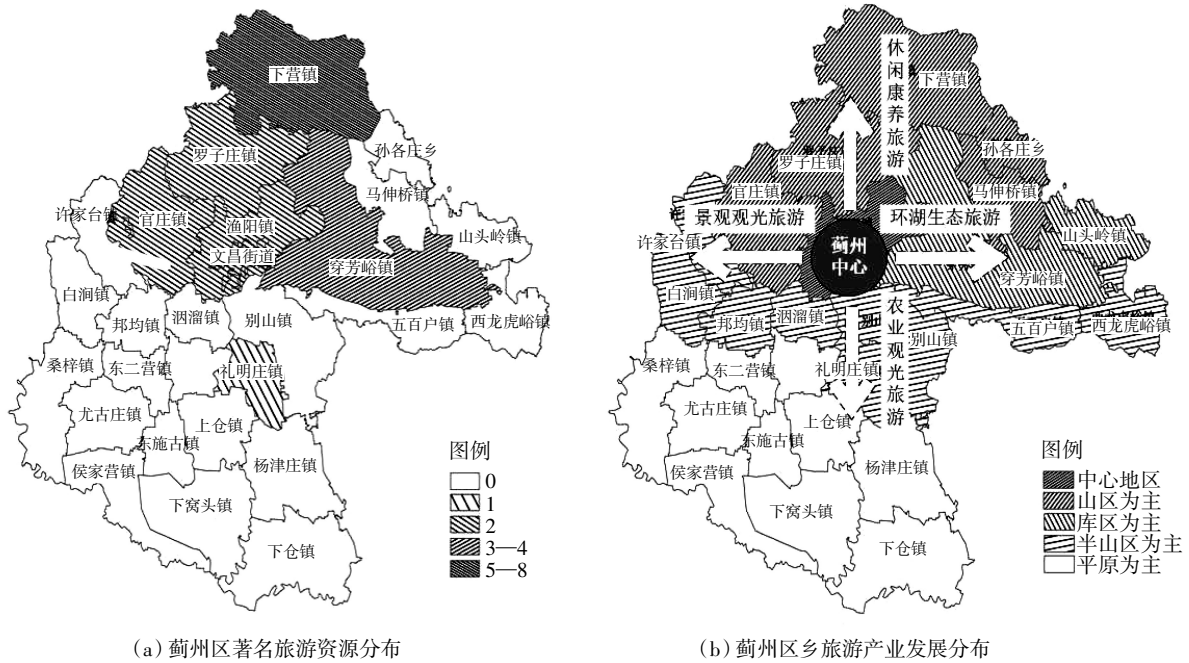


图4 蕪州乡村旅游区域发展概况

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进行1—5分值的
评价打分,从而构建出决策表,如表3所示。

表3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决策

U	条件属性 C						决策属性 D
	保障体系 C ₁	产品服务 C ₂	产业市场 C ₃	产业链构建 C ₄	产业运作 C ₅	价值效益 C ₆	成熟度等级
1	4	4	4	4	4	4	3
2	4	4	4	5	4	3	3
3	3	2	3	3	2	2	2
4	3	2	3	1	2	2	1
5	5	4	4	4	4	5	3
6	2	3	3	2	2	2	2
7	3	3	2	2	2	3	1
8	4	4	4	4	4	5	3
9	4	5	4	4	4	4	4
10	5	4	4	4	5	4	3
11	4	3	3	3	4	4	3
12	5	4	5	4	4	5	4
13	5	5	4	4	5	4	4
14	3	3	3	2	2	3	2
15	5	4	5	3	5	5	3
16	4	4	4	5	4	5	4
17	2	2	3	3	2	2	1
18	4	4	4	5	3	5	3
19	5	4	5	4	5	5	4
20	5	4	5	4	5	3	3
21	4	4	3	2	4	4	3
22	4	3	3	2	4	4	2

论域 U 对决策属性 D 与条件属性 C 进行分类为:
 $UIIND(D) = (\{4, 7, 17\}, \{3, 6, 14, 22\}, \{1, 2, 5, 8, 10, 11, 15, 18, 20, 21\}, \{9, 12, 13, 16, 19\})$;

$UIIND(C)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

论域 U 对 C₁, C₂, C₃, C₄, C₅, C₆ 进行分类得:

$UIIND(C - C_1) = (\{1\}, \{2\}, \{3, 17\}, \{4\}, \{5, 8\}, \{6\}, \{7\},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UIIND(C - C_2) = (\{1, 9\}, \{2\}, \{3\}, \{4\}, \{5\}, \{6\}, \{7\}, \{10, 13\}, \{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UIIND(C - C_3) = (\{1\}, \{2\}, \{3\}, \{4\}, \{5, 12\}, \{6\}, \{7, 14\}, \{8\}, \{9\}, \{10\}, \{11\}, \{13\},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UIIND(C - C_4) = (\{1\}, \{2\}, \{3, 4\}, \{5\}, \{6\}, \{7\}, \{8, 16\}, \{9\}, \{10\}, \{11, 22\}, \{12\}, \{13\}, \{14\}, \{15, 19\}, \{17\}, \{18\}, \{20\}, \{21\})$;

$UIIND(C - C_5)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9\}, \{13\}, \{14\}, \{15\}, \{16, 18\}, \{17\}, \{20\}, \{21\}, \{22\})$;

$UIIND(C - C_6) = (\{1, 8\}, \{2, 16\},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19, 20\}, \{21\}, \{22\})$ 。

由此得出条件属性整体以及约简核心集的正域为:

$POS_C(D)=\{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POS_{C-C_1}(D)=\{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POS_{C-C_2}(D)=\{2,3,4,5,6,7,8,11,12,14,15,16,17,18,19,20\};$

$POS_{C-C_3}(D)=\{1,2,3,4,6,8,9,10,11,13,15,16,17,18,19,20,21,22\};$

$POS_{C-C_4}(D)=\{1,2,5,6,7,9,10,12,13,14,17,18,20,21\};$

$POS_{C-C_5}(D)=\{1,2,3,4,5,6,7,8,9,10,11,12,13,14,15,17,19,20,21,22\};$

$POS_{C-C_6}(D)=\{1,3,4,5,6,7,8,9,10,11,12,13,14,15,17,18,21,22\}.$

通过正域计算决策属性 D 对于条件属性 C 的依赖度 $\gamma_C(D)$, 即

$$\gamma_C(D) = \frac{|POS_C(D)|}{|U|} \tag{2}$$

删除指标 C_i 后, 决策属性 D 对条件属性 C 的依赖度 $\gamma_{C-C_i}(D)$ 为

$$\gamma_{C-C_i}(D) = \frac{|POS_{C-C_i}(D)|}{|U|} \tag{3}$$

通过上式可得出以下计算结果: $\gamma_C(D) = \frac{22}{22}, \gamma_{C-C_1}(D) = \frac{20}{22}, \gamma_{C-C_2}(D) = \frac{16}{22}, \gamma_{C-C_3}(D) = \frac{18}{22}, \gamma_{C-C_4}(D) = \frac{14}{22}, \gamma_{C-C_5}(D) = \frac{20}{22}, \gamma_{C-C_6}(D) = \frac{18}{22}.$

因此, 由 $Sig(C_i) = \gamma_C(D) - \gamma_{C-C_i}(D)$ 得条件属性 $C_1, C_2, C_3, C_4, C_5, C_6$ 的重要度 $Sig(C_i)$ 分别为: $Sig(C_1) = \frac{2}{22}, Sig(C_2) = \frac{6}{22}, Sig(C_3) = \frac{4}{22}, Sig(C_4) = \frac{8}{22}, Sig(C_5) = \frac{2}{22}, Sig(C_6) = \frac{4}{22}.$

由 $\omega_i = \frac{Sig(C_i)}{\sum_{i=1}^n Sig(C_i)}$, 得条件属性 $C_1, C_2, C_3, C_4, C_5, C_6$ 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omega_1 = 0.08, \omega_2 = 0.23, \omega_3 = 0.15, \omega_4 = 0.31, \omega_5 = 0.08, \omega_6 = 0.15.$

由得到的指标权重可知, 权重占比最大的为 C_4 产业链构建, 说明在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产业链的构建与发展尤其关键.

(2) 基于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根据专业经验,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 $C_1, C_2, C_3, C_4, C_5, C_6$ 六个全域旅

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指标进行两两比较, 得到初始判断矩阵 A , 即

$$A = \begin{bmatrix} 1 & 1/4 & 1/2 & 1/5 & 1 & 1/2 \\ 4 & 1 & 2 & 1 & 3 & 2 \\ 2 & 1/2 & 1 & 1/2 & 2 & 1 \\ 5 & 1 & 2 & 1 & 5 & 3 \\ 1 & 1/4 & 1/2 & 1/5 & 1 & 1/3 \\ 2 & 1/2 & 1 & 1/3 & 3 & 1 \end{bmatrix}$$

对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主体判断矩阵 A 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到标准化判断矩阵 A' , 即

$$A' = \begin{bmatrix} 0.067 & 0.071 & 0.071 & 0.062 & 0.067 & 0.064 \\ 0.267 & 0.286 & 0.286 & 0.309 & 0.200 & 0.255 \\ 0.133 & 0.143 & 0.143 & 0.155 & 0.133 & 0.128 \\ 0.333 & 0.286 & 0.286 & 0.309 & 0.333 & 0.383 \\ 0.067 & 0.071 & 0.071 & 0.062 & 0.067 & 0.043 \\ 0.133 & 0.143 & 0.143 & 0.103 & 0.200 & 0.128 \end{bmatrix}$$

对矩阵 A' 按行求和得 $B = (0.402, 1.603, 0.835, 1.930, 0.381, 0.850)^T$. 对矩阵 B 归一化得一级指标的权重为 $W = (0.07, 0.27, 0.14, 0.32, 0.06, 0.14)^T$

进行一致性检验. 将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指标的判断矩阵输入 MATLAB 软件, 计算其最大特征根, 得 $\lambda_{max} = 6.002$. 因此可得 CI , 即

$$CI = \frac{6.002 - 6}{6 - 1} = 0.003 \tag{4}$$

根据 RI 数值表取 $RI = 1.26$ 进而求得 CR , 即

$$CR = \frac{0.003}{1.26} = 0.0024 < 0.1 \tag{5}$$

一致性检验通过, 说明各指标的权重分配具有合理性.

由得到的指标权重可知, 占比最大的仍为 C_4 产业链构建, 这与粗糙集法得到的权重结果一致, 且各指标占比相差较小, 表明结果可靠.

(3) 成熟度评价指标综合权重确定. 粗糙集所确定的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指标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层次分析法所确定的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指标权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二者相互弥补, 采用加权平均法确定最终的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各级指标权重, 如表 4 所示.

表4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指标最终权重

序号	准则层		指标层		
	准则层指标	权重	指标层指标	相对权重	整体权重
1	保障体系 C_1	0.075	政策健全程度	0.177	0.013
2			政策支持程度	0.092	0.007
3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0.193	0.014
4			公共服务完善程度	0.345	0.026
5			健康卫生服务	0.193	0.014
6	产品服务 C_2	0.250	服务质量	0.144	0.036
7			资源开发	0.265	0.066
8			特色打造	0.193	0.048
9			文化挖掘与保护	0.398	0.100
10	产业市场 C_3	0.145	市场环境	0.227	0.033
11			市场结构	0.472	0.068
12			市场规模	0.140	0.020
13			市场竞争力	0.161	0.023
14	产业链构建 C_4	0.315	核心业态定位	0.305	0.096
15			资源加工程度	0.132	0.042
16			物流链构建程度	0.065	0.020
17			上下游合作程度	0.193	0.061
18			区域协作程度	0.305	0.096
19	产业运作 C_5	0.070	主体参与程度	0.450	0.032
20			产品创新程度	0.275	0.019
21			营销创新程度	0.275	0.019
22	价值效益 C_6	0.145	社会价值	0.218	0.032
23			经济价值	0.158	0.023
24			环境价值	0.218	0.032
25			文化价值	0.406	0.059
准则层权重之和		1	指标层权重之和	1	

由表4可知,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指标的最终权重为: $\omega_1 = 0.075, \omega_2 = 0.250, \omega_3 = 0.145, \omega_4 = 0.315, \omega_5 = 0.070, \omega_6 = 0.145$. 其中,产业链构建 C_4 的权重占比最大,产品服务 C_2 次之,产业运作 C_5 的权重占比最小.

3.3.3 模糊综合评价

根据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可以得出单因素模糊综合评价矩阵,进而得到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各指标权重,分别用

$W_1, W_2, W_3, W_4, W_5, W_6$ 表示. 其中, ω_i 必须满足 $\sum_{i=1}^n \omega_i = 1, 0 \leq \omega_i \leq 1$. 根据对模糊合成算子的比较,选取能够较好体现指标权重以及隶属程度的算子对准则层模糊评价隶属度矩阵以及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综合评价

进行计算,即 $M(\cdot, \oplus)$. 首先依据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各指标层模糊评价隶属度矩阵以及权重向量,计算得到成熟度评价准则层的模糊评价矩阵 Y , 其中 $Y_i = W_i \cdot F_i$, 即

$$Y = \begin{pmatrix} Y_1 \\ Y_2 \\ Y_3 \\ Y_4 \\ Y_5 \\ Y_6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0.009 & 0.090 & 0.298 & 0.414 & 0.189 \\ 0.005 & 0.034 & 0.317 & 0.464 & 0.180 \\ 0.006 & 0.129 & 0.337 & 0.411 & 0.117 \\ 0.005 & 0.044 & 0.274 & 0.542 & 0.135 \\ 0.003 & 0.014 & 0.197 & 0.525 & 0.260 \\ 0.003 & 0.025 & 0.269 & 0.450 & 0.252 \end{pmatrix}$$

依据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准则层权重向量 W 与准则层模糊评价矩阵 Y 对整体模糊评价模型进行构建与计算,得 W 和 B , 即

$$W = (0.075, 0.250, 0.145, 0.315, 0.070, 0.145)$$

$$B = W \cdot Y = (0.005 \ 0.052 \ 0.290 \ 0.479 \ 0.174)$$

最后依据评价等级向量 M 与整体模糊评价结果矩阵 B , 计算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综合得分 T , 且

$$T = (0.005 \ 0.052 \ 0.290 \ 0.479 \ 0.174) \cdot$$

$$\begin{pmatrix} 20 \\ 40 \\ 60 \\ 80 \\ 100 \end{pmatrix} = 75.32$$

为进一步研究分析准则层各部分成熟度状况,分别计算各部分得分.

由评价等级 = $\max\{b_k'\}$ (其中 $k = 1, 2, 3, \dots, m$), 得到 $T_1 = Y_1 \cdot M = 73.66, T_2 = Y_2 \cdot M = 75.62, T_3 = Y_3 \cdot M = 70.07, T_4 = Y_4 \cdot M = 75.18, T_5 = Y_5 \cdot M = 80.48, T_6 = Y_6 \cdot M = 78.44$.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由高到低分别为产业运作、价值效益、产品服务、产业链构建、保障体系、产业市场,得分依次为 80.48、78.44、75.62、75.18、73.66、70.07, 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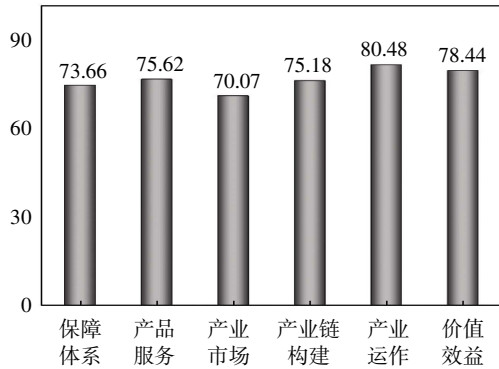


图5 全域旅游驱动下蓟州区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得分情况

4 研究结论与提升策略

4.1 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研究结论分析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得到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综合得分为75.32,大于60分,小于90分。由表4可知,天津市蓟州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总体处于近成熟期,综合发展良好,保障体系完善,产品服务高质量,产业市场稳定,且不断形成稳定的产业链。同时,其对产业运行重视程度高,具有创新性与吸引力,且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当地社会、经济、环境、文化发展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模糊评价得分来看,首先,产业运作的得分最高(80.48),说明当地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较高,其发展也最为完善,区域旅游营销和旅游产品形式具有创新性与吸引力。价值效益的得分次之(78.44),说明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及文化方面具有明显的价值效益,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与创业机会,促进了良好人居环境的改善。

其次,产品服务(75.62)和产业链构建(75.18)的得分在六个方面中处于中间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从指标权重来看,这两个方面的权重占比最大,尽管目前产业成熟度水平不是很高,但通过提高产品服务,加强产业链构建,能充分发挥其乡村旅游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打造高水平的乡村旅游产业。

最后,产业市场(70.07)的得分最低,说明天津市蓟州区乡村旅游产业成熟度进一步提升的突破点依然是安全、文明、稳定的旅游市场环境的打造和旅游产业规模化建设的加强。保障体系(73.66)的得分次之,说明除了致力于产业市场的规范外,还需加强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全域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的平衡发展。

4.2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提升策略

4.2.1 加强政策规范引领,推升旅游产业发展的保障体系

全域旅游驱动下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要有大政府观,要在政府的引导下,以市场为主导,制定切实可行的旅游政策,优化管理体制和环境。当地政府应不断更新乡村旅游规划,完善乡村旅游产业相关企业建设、引进管理标准,从总体规划、土地投入、资金投入以及人才建设方面推升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保障体系,提高策略,引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1)积极向上级争取乡村旅游产业建设用地指标,为道路、公共停车场等乡村旅游配套设施的完善提供土地资源。同时,政府应引导村集体盘活乡村存量建设用地,有偿回收具有买卖资格的闲置宅基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2)充分利用PPP等先进融资模式,采用股份制和合伙制等多种灵活经营模式,吸引旅游企业、村民等多元资本参与,有利于企业进入、建设及运转,扩大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与质量以满足游客的需求,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3)制定、出台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与政策,建立人才培养基地,与高校进行人才协同培养,加强全区乡村旅游相关产业发展的人才库建设,吸引更多高技术人才进入,为全区创新能力与创造能力注入活力。

4.2.2 深入挖掘文化资源,构建融合发展的产品服务新模式

乡村旅游要构建特色化发展元素与模式,其根本需要从文化与市场方面结合发展建设,深入挖掘当地的文化要素,根植文化底蕴,充分把握“统”与“分”的关系。既要从县域打造统一的文化品牌与元素,增强记忆性,又要依据乡镇、乡村地区的特色,打造不同乡镇、村等地区农业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红色文化旅游等新模式,增强不同地区的辨识度,推动乡村旅游产业的新发展。

(1)深入挖掘村、镇、县民俗文化、农业文化、饮食文化以及建筑文化等特色与差异,确定各自的乡村文化主题及乡村故事,形成地区的特色元素与标识。利用“旅游+”模式将文化元素渗透到各个业态发展中,开发乡村旅游各业态的多功能性,推进旅游与农业、教育、文化、康养等业态深度融合,形成多业态的联动作用。

(2)发挥行业组织的带动作用,与村集体共同定期组织村民举办文娱活动,设计小型民俗体验项目,为消费者提供文化信息服务,形成乡村文化品牌,增

强业态竞争力,增加游客的参与性。

(3)吸引行业龙头企业或经验丰富企业进入,与行业组织共同举办文化及旅游产品创意大赛;融合文化要素深化乡村旅游产品的设计,将乡村文化与企业发展理念相融合,构建不可复制的文化要素;创建可复制的发展路径,发挥带头作用,促进业态集聚,从而形成核心业态,提高带动能力,增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长期性。

4.2.3 构建市场监管机制,优化乡村旅游产业市场结构

加强构建与完善地区政府和社会共同作用的多元乡村旅游产业市场监管机制,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管相辅相成,共同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构建“大市场与大管理”,推动其健康运行与发展。

(1)在政府方面,政府对乡村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市场起到主要的宏观监管与引导作用。政府应加强对企业运行环境、价格标准、竞争机制、奖惩机制的调控与监督,构建投诉平台,约束企业的不正当经营行为。例如:对民宿及农家院在美团等网络信息平台上的经营信息以及经营情况进行监督与管理;减少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维护企业发展的市场秩序;使乡村旅游产业相关企业能通过分工协作达到稳定的合作联盟关系,促进市场运转的顺畅,从而优化市场结构。

(2)在社会监管组织方面,构建政府—行业组织—企业之间的旅游信息沟通交流平台,与政府部门一起定期对各类旅游信息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分析与反馈,提高对市场整体的掌握水平与调控力度,使得企业在良好的竞争与和合作中获得更大的价值效益。

4.2.4 强化链式构建程度,打造稳定的乡村旅游产业链

(1)确定地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链核,挖掘乡村旅游产业链中核心企业的带头作用,提高核心企业集聚程度以及整合发展程度;形成规模效应,且能带动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发展与企业集群或产业园区的完善,以此扩大市场规模和品牌优势,并最终带来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

(2)在确定链核基础上提升乡村地区旅游服务及产品功能升级,注重乡村旅游服务及产品附加值的开发与提升;挖掘产品学习性、观赏性、体验性、参与性、互动性以及创造性的功能,提高游客的参与程度。

(3)加强链条纵向延伸,紧密围绕服务游客这一核心,加强上下游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合作程度;深度整合相关发展要素的资源与企业,构建稳定的合作关系,按照从高关联到中关联以及低关联的产业进行融合拓展,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4)注重链条的跨区域延伸与横向拓展,带动周边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加强农业、商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发展与建设;吸纳相关业态与旅游相结合,壮大新业态;释放乡村旅游产业链条价值,构建稳定的乡村旅游产业链。

4.2.5 明确产业运作发展战略,提升全域旅游的价值效益

(1)优化乡村旅游产业的规模与布局。一方面从消费者的旅游动机、消费愿望、消费能力等进行充分调研,并依据不同需求对市场进行细分;另一方面系统地消费者对需求与乡村地区供给进行比较研究,确定目标市场,补缺供给空白,构建多层次的民宿体、餐饮体、农产品等业态体系,丰富业态品牌,创建品牌分店,扩大业态规模,优化乡村旅游产业的布局。

(2)全域旅游指导下的产业链优化。一方面以全域旅游为指导整合区域资源,以县或镇为单位进行区域内乡村旅游统一规划,引进产品加工技术,丰富产品形式,构建旅游产品电商平台,对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等进行销售,加强乡村地区物流建设,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在产品研发、种植、加工等过程中融入科普教育、游览采摘、观光体验等活动,打造综合体验区与共享经济区,加强业态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链优化,提高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价值效益。

参考文献:

- [1] WOOKHYUN A, SILVERIO A. From netnography to segmentation fo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ural tourism market based on tourist experiences in Spain[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20, 12(5): 336-353.
- [2] PANZER-KRAUSE S. The lost rural idyll? Tourists' attitudes towards sustainabil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production of rural space at a rural tourism hotspot in Northern Irelan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19(4): 649-671.
- [3] ZAHED G, MULT C, MICHAEL H C R. Overtourism, residents and Iranian rural villages: voices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2022, 37(2): 10-22.
- [4] CLIFFORD L, KIM N, ROSEMARY B. Moving Millennials out of the too hard basket: exploring the challenges of attracting Millennial tourists to rural destination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46(4): 96-113.
- [5] 沈晓敏. 文旅交融视野下乡村环境的保护与开发[J]. *环境工程*, 2021, 39(12): 260-261.
- [6] 王笑天.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21): 98-101.

(下转第 353 页)